

一张圣旨，两朝为妃。

倾城留雁◎著

天命王妃 乱君心

想享荣华富贵，
刀营寸寸惊心。
那一抹守宫砂依旧殷红如血，
那数缕情丝究竟何去何从？
成爱情，当魅惑化作真心，
映出的竟是他的身影……

中国华侨出版社



傾城留雁○著

天命聖妃
亂君心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命皇妃乱君心/倾城留雁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13-2298-2

I. ①天… II. ①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4596 号

●天命皇妃乱君心

著 者/倾城留雁

策 划/周耿茜

责任编辑/宋 玉

责任校对/王京燕

装帧设计/乔氏·书皮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1/16 印张 18 字数 320 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298-2

定 价/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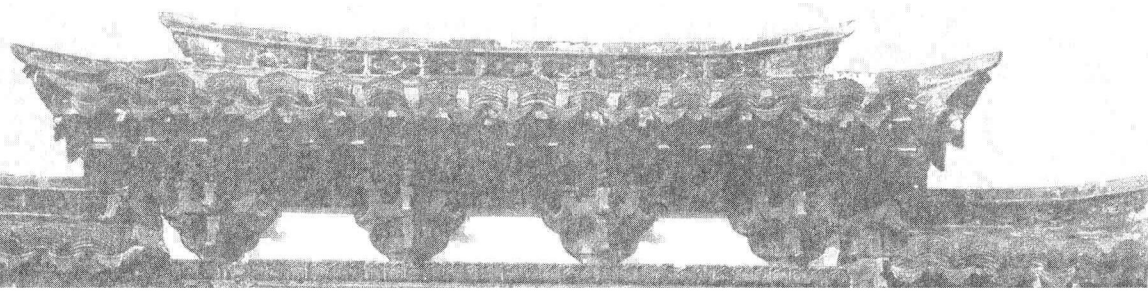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录

- 第一章 入青楼 神秘男子姻缘定 / 001
- 第二章 心已碎 往事如烟一场空 / 025
- 第三章 陷棋局 风光嫁作太子妃 / 049
- 第四章 都城破 重逢已是笼中鸟 / 071
- 第五章 冷红妆 步步惊心侍燕邪 / 095
- 第六章 心意动 爱意初萌九殿下 / 120
- 第七章 爱上她 邪魅男子温柔事 / 145
- 第八章 新婚夜 极尽温柔阴谋生 / 158
- 第九章 遭背叛 休想逃离我身边 / 168
- 第十章 怒火焚 虐辱折磨两心伤 / 190
- 第十一章 娶新妃 洞房花烛献惊喜 / 212
- 第十二章 心事了 清雅男子黯然去 / 222
- 第十三章 心如铁 香消玉殒悔莫及 / 236
- 第十四章 扫障碍 尘埃落定天下归 / 265
- 尾声 / 281



第一章 人青楼 神秘男子姻缘定

龙涎香，红烛泪，暗洒华堂独对。眉若画，眼如霜，冷观豪客往；
三更雨，芭蕉树，却是朱颜黯处。心自苦，意难平，辗转到天明。

夜已深，为生计奔波的百姓早已陷入了沉沉的梦乡。而对于某个行业来说，这一天才刚刚开始。

街巷边，角落里，一盏盏精巧的花灯在或大或小、或高或矮的门楣上招摇。暧昧的灯影下，一个个环肥燕瘦浓妆艳抹的流莺倚在门边，或是扬声调笑，或是忸怩作态，引得诸多好色男子神魂颠倒，顺着鼻端胭脂粉香直直飘进那装饰艳俗的销魂之处。

而这其中最引人之处，便是那专供达官显贵消遣的幽雅阁了。

同样彩灯高挂，同样燕语莺声，但是这里，却不似别处那般庸俗下流。

门外少了袒胸露背、花枝招展的姑娘媚笑揽客，却多了悠扬的古筝与箫音从楼内袅袅而出，雅致轻灵。

幽雅阁内，共分四层。二层、三层、四层依着姑娘的等级居住，一层则为宽敞的厅堂，专供客人在此欣赏歌舞和挑选看上眼的姑娘。

此刻中央的台子上，正有几个女子轻歌曼舞，眉目传情，歌舞之余仍不忘向台下桌边的众多男子巧笑嫣然。

一曲终了，便有几个男子拿起桌上木牌，遣丫鬟送到看中的女子手中。被选中的女子或娇或嗔，款款走来，两人便相携上楼而去。

而大多数却还坐在原处，或品茶或饮酒，不疾不徐。他们均是这里的常客，今日来此，便是只为那一入而已。

又过了几番歌舞，忽听琵琶声响起，行云流水般干净自然，不带半点儿俗媚之气。众人均是一震，纷纷坐正了身子。有沉不住气的已经嚷了起来：“嫣然姑娘，是嫣然姑娘！”

随着曲子响起，只见屏风后款款转出一位佳人。

这幽雅阁中的女子本就是千挑万选而来，随便哪一个放在其他青楼之中，都算得上是数一数二之人，可是在这女子衬托之下，立刻变成了庸脂俗粉。



淡金色的薄纱霓裳，以银线绣着蜿蜒妖娆的国色牡丹。或蓬勃盛开，或含苞待放，袅袅娜娜，随着薄纱的拂动时开时谢。

纱衣内，是一袭锦缎长裙。银色的面料，在绚烂的烛火映照下，反射着淡粉的荧光。胸襟袖口，用金线锁边，繁繁复复，华贵又不失雅致。腰间一条宽宽的金色束带，同样绣着银丝牡丹，却又在腰侧迤邐下一条银线编制的如意丝绦，上面缠绵着三两只小巧的玉蝶，随着动作，摇曳出点点俏丽。

视线上移，女子绝美的容颜顿时使得这身华贵精致的装束成了陪衬。

长及腰际的柔亮青丝在脑后高高挽起，两只七宝珊瑚钗左右横飞，细细的流苏光华璀璨，水一般在乌黑的发上流淌。指甲般大小莹润的明珠三三两两点缀发间，朝华初露，却又欲语还羞。一朵金丝盘成，开得正盛的复瓣牡丹妖娆开在乌黑的发间，更增华贵。耳边，细细的一缕秀发顺着修长白皙的颈温柔滑下，以银丝缠绕，缀以两朵美玉雕琢的幽兰，在腰际流连，碰撞，叮咚作响。

浓黑弯长的眉毛，非画似画，双眉间画着一朵小巧精致的桃花，高贵，雅致。一双漾水明眸，清冷空灵，在美貌之外，另含一种灵气。妆容虽艳，掩不住清冷疏离。桃花般的唇瓣，微微抿起，带着清浅的笑意。

虽是在笑，又感觉不到丝毫轻佻，似清晨朝露，似山间薄雾，令人想要一探究竟，又唯恐唐突。

绝色倾城，莫过如此。

看也未看台下众人，青染抱着琵琶在高台正中坐下，纤纤玉指划过丝弦。初时碧波轻涌，慵懒淡然。接着渐渐急促起伏，扬起波涛激荡、峰涌徘徊。急切处弦声冷冷萧萧索索，仿若雨打梧桐，风撼秋松；激烈处凄凄切切铮铮，好似冰泻金铎，银击玉盘。凝神屏息间，弦音渐渐由高昂转为柔和渺远，顿时云淡风轻，天光月影，畅然皎洁。似乎万千愁思，都随之消散，令人心旷神怡，满心舒爽。

不但楼下诸人听得如痴如醉，连二楼和三楼上那些先前已经紧闭的房门，也悄然敞开了不少，人影纷纷，倚栏而驻。

三转九折，弦静曲终，尚留余音绕梁。原本喧闹的幽雅阁，静寂无声。

台下众男子震惊片刻，终于回过神来，争相拿出银票珠宝递与身边伺候的丫鬟，让她们送上台去。更有一人迅速站起身来，亲自拿着木牌准备走上台去。

方至台口，已被一个妖艳妩媚的女子笑着拦住，正是这幽雅阁的主人幽涵姑娘。

“王公子，真是对不住了。嫣然姑娘与我这幽雅阁有言在先，只以琴艺歌舞侍人，其他的一概不可。公子若有雅兴，不如换其他姑娘服侍吧。”

这王姓公子一愣，这才明白为何众人皆未有所动静，想必是早就知道了这个规矩。他乃是御史之子，平日里飞扬跋扈，若是看上哪家姑娘，无论什么手段都务必要弄到手。可是在这幽雅阁，却不见他平日里的威风。王公子当下拱手作揖，乖乖地回到座位上。

不只是他，在座这些权贵富豪皆对这幽雅阁又爱又怕。虽然不知幕后是何人所开，但是可以猜到背景极不简单。这一点，从早些年那几个飞扬跋扈，想要在幽雅阁耀武扬威，最后却不知为何灰溜溜仓皇离开京城的官家子弟身上便可见端倪。

时间久了，渐渐达成共识。不论官居高位还是富可敌国之人，在这幽雅阁里，都收敛了性子，规矩得很。

三曲过后，青染抱着琵琶站起，淡然纳福之后便离开台上，将那些或爱慕或贪婪的视线尽数抛在身后。

见青染离去，先前还仪态尊贵的男子们立刻疯狂起来，或砸下重金或权力相争，只为争夺每日一位可与她独处半个时辰的名额。胜出者得意洋洋，失败者垂头丧气。

对这些，青染毫不在意。无论面对的客人是何种身份，始终不卑不亢，淡然相对。虽未寒若冰霜，却也不曾曲意逢迎，就像天上高悬的月，可望而不可及。

然而，她越是这样，越是让男人心动不已。是以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嫣然姑娘色艺双绝的美名已经传遍魏国都城。达官显贵和许多自命风流的才子墨客蜂拥而至，意图一睹佳人芳容，与她把酒言欢，吟诗作赋。

又是一夜繁华尽，青染回到房内，洗澡水早已备好。丫鬟知道青染的习惯，见她回来，便纷纷退了出去。

如往日一般，青染将门窗锁好，在屏风后褪去衣衫，浸入温热的水中。

清澈温暖的水柔柔包裹着裸露的身躯，带走所有疲惫和烦恼。青染满足地轻叹一声，合上眼，更深地滑进浴桶，只将颈部以上露在外面。青丝披散在水中，悠游婉转，好似有了生命一般。

突然，外间屋子，有轻微的响动传来。

纵然是在沐浴，青染仍然保持着警觉。毕竟这里是青楼，大意不得。所以，虽然动静不大，却依然被青染听在耳里。

方才沐浴之前，她已经细细检查过，门窗均已锁死，这声音来得极为蹊跷。

慢慢起身，免得水声响起惊动来人。青染缓缓跨出木桶，轻轻拿起架上搭着的衣服穿在身上。还未来得及多做考虑，就听见脚步声向着这边走来。



青染深吸一口气，猛然一脚踹倒屏风，接着纵身而出，向着脚步声传来之处挥出拳脚。

来人底细不明，唯有先发制人，才是上策。

来者明显没有想到青染会有这一招，猝不及防之下，已经被她逼近身前。

见突袭即将得手，青染心中一喜。正欲一招制敌，谁知眼前人影一闪，已经不见踪影。

变故突然，青染心中大惊。自己的身手虽然不算高手之列，但是素来身手敏捷。哪知道这次自己突然发难，竟然连对手衣角都未沾到！

心知不妙，青染急忙顺势向前，准备拉开距离之后再作打算。身形刚动，腰间忽然一紧，整个人被大力向后拉回，撞进一个坚实的怀抱。两只手臂也立刻被禁锢起来。

“哎呀呀……”轻佻却又极其魅惑的声音响起，略略潮湿的温热气息扑在青染耳边，微微的麻痒，“幽雅阁第一头牌，声名远播的嫣然姑娘不但色艺双绝，这一身功夫也是不差呢。”

说着，箍住青染腰际的手臂收得更紧，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一丝缝隙，透过薄薄的衣衫，甚至可以感受到彼此的温度。

而那只攀在腰间的手，也是极不规矩。修长的手指跳动着，舒展着，在青染的腹部划着不规则的圈，轻柔而又诱惑，灵活得仿佛长了眼睛，所到之处，衣带尽解。白皙的肌肤露出，在烛火的映照下，散发着迷离的红晕。

青染惊怒，使尽浑身力气却无法挣脱，想要开口呼救，却被另一只手及时掩住樱唇，将声音压在口中。

“嘘……不要出声。”那充满诱惑的声音再次传来，比刚才还要近，已经贴在耳边，灵巧的舌舔舐着青染圆润的耳垂，间或啃咬一下，引得青染不由自主地瑟缩。

从来不曾有人如此对她，素来平静的心绪因为这陌生的感觉开始起伏混乱。愤怒、无助、惊惶……各种感觉汇聚在一起，使得她的身子不住地颤抖。

感受到了她的慌乱和惊惧，男子轻笑出声，动作愈发放肆，甚至将手探入她敞开的衣襟，向胸前游去。

和这火热暧昧的场面不同，男子的手冰凉没有温度，指节上的薄茧摩擦着青染光滑的肌肤，并不温柔的抚摸带来微微的刺痛。

冰凉的触感反而镇定了青染的神智，多年来受到的训练并不是毫无用处。

贝齿咬住舌尖，痛楚的感觉让她更加清醒。

青染身子渐渐放松，变得绵软无力，斜斜地倚在男子怀中，娇喘不已。

发现了这一变化，男子的动作更加放肆，那条钳制着青染的手臂也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力道。

抓住时机，青染突然抽出手臂，右手抓住男子掩住她檀口的手的小指，使劲向外扳开，整个人随之转身，左手成掌，向男子鼻梁拍去。

男子惊觉有变，急忙仰身退避，堪堪躲开了这一记突袭。虽然未曾受伤，右手小指却也疼痛不已。心下暗暗吃惊，这个女子着实聪明，先是假意顺从，转瞬间却有奇招突至。虽然力气远不及他，但这样四两拨千斤的招数却足以出奇制胜。幸亏自己身手了得，换了别人，恐怕已经中招，鼻梁骨折了。

青染一掌挥出没有奏效，便知事情不妙。果然眼前一花，又被抵在墙上。而这一下，她也终于看清了这个男子的长相。

腰佩长剑，黑发束起，剑眉入鬓，眼若桃花，这个唐突男子长得竟然极是俊逸。一身黑色劲装，格外干练潇洒。

男子邪邪一笑，伸手托起青染小巧的下颚，细细端详。片刻，优美的唇弯起，露出一个倾倒众生的笑：“真不愧是他看上的女人，果然别有一番韵味。”

说着，在青染额头烙下一吻，顺着脸颊，一路滑向那娇艳的樱唇。

青染摇头想要避开他的吻，却被他再次擒住下巴，动弹不得。

挣扎间，青染伸出的手抵在男子的胸口，顿觉异样。他的胸口，被她发上的水浸湿了一大片，而潮湿中，似乎又带着微微的黏稠。

这是……血?!

他受伤了?

“没事，小伤而已，不会妨碍我们的。”魅惑一笑，邪美的面容在烛影下明暗交织，带着危险的气息，却又令人忍不住想要靠近、沉沦。即使扑火的飞蛾，也要迷醉在这片刻的浓情中。

被他暧昧挑逗的低语气得满面通红，青染正欲反抗，敞开的窗户中却忽然跃进一条人影。

看到那袭胜雪白衣，青染只觉一阵安心。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收留她在此卖艺的幽雅阁幕后主人——公子洛尘。

背对着窗户的男子也觉察到了，伸手将青染搂进怀里，拥着她转过身来，向着窗边的洛尘勾起一边唇角，邪邪笑道：“你这人未免也太不识相了，怎么挑这个时候来?”

洛尘回以清月般明朗的笑容，俯身捡起地上掉落的窗锁，食指抚过整齐的断口，笑道：“这夜魂剑果然名不虚传，削铁如泥。可惜却被用来做这种翻窗入室的行当，终是有些可惜了。”



男子听了，丝毫不以为意，低头咬上青染的锁骨，轻轻啃噬，垂眸笑道：“宝剑易得，美人难寻。名满京城的幽雅阁头牌，洛尘公子分外垂怜的佳人，又是哪是区区凡铁可以相比较的？”

“既知佳人珍贵，就该小心呵护，如此唐突，若是吓到了她，就糟蹋了怜香惜玉这四个字了。”洛尘依旧笑得云淡风轻，抬步上前，拉近几人的距离。

从青染颈间抬起头，劲装男子的桃花眼笑得饶有兴味。

“吓到了她？玄雨，你莫不是在开玩笑吧？”这片刻工夫，怀里的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人已经两次突袭于他，哪有半点儿吓到的样子？若要说吓到，倒是他被吓了一跳才是。

“邪，我说过了，在离开南燕国的那一天，玄雨就已经死了。现在这里只有洛尘。”洛尘说着，终于走到两人身前，脱下身上长衫为她披上，然后伸手拉住她的手臂，轻柔而又坚定地将她拉向自己。

被称为邪的男子没有阻拦，任由洛尘将青染从怀中带离，双臂环在身前，笑得意味深长。

“去换身衣服，然后到后院里来。”洛尘向青染笑道。然后他又转向劲装男子：“今夜月色不错，正适合把酒言欢，不嫌弃的话，请到院中一叙。”

青染拉紧身上裹着的长衫，静静地看着二人相继从窗户跃出，黛眉微锁。她实在不想再见到这个危险的男子，可是洛尘既然说了，她也不想驳了他的面子。想了想，还是移身到内间，将头发略略擦拭，拿出一件素色湘裙换上。然后打开门锁，下楼向后院而去。

桂树下，两个人影相对而坐，一明一暗，同样超凡脱俗，却又截然不同。

“几年未见，想不到清心寡欲的上官玄雨，竟也有了心爱之人。这世间事，果然难以预料。”燕邪背靠着树，洒脱而又悠闲。

月色如纱，轻柔地笼罩在他的周身。似乎想要抚摸那绝美的容颜，却又自惭形秽，生怕唐突了这谪仙一般的人物，只好试探着，犹豫着，为他镀上朦胧的光晕，使那张白皙俊逸的脸看上去更加夺人心魄。剑眉入鬓，眼若桃花，高挺的鼻梁下两片唇瓣红润优美。先前束起的黑发已经散开，任由它们垂泻而下，慵懒而又不羁。

洛尘坐在对面，听了这番调侃淡然一笑，并不为意。素来淡漠的面容上竟然浮出几分调侃，轻笑道：“我动不动心倒是没什么大碍，反倒是你，几年不见不但越发俊美出众，连这性子也越发不堪起来，竟然能做出深更半夜破窗非礼的事情来。”

“一个勾栏女子而已，算不得非礼吧？”燕邪不以为然道，“倒是你葫芦里卖

的什么药让我摸不透。这个女人对你来说，难道真的有所不同？”

“嗯。”洛尘点头道，“她名为莫青染，父亲早逝，母亲莫溪被生活所迫，不得已带着当时才三岁的她嫁入韩府，成了韩老爷第七房妾室。生下了女儿莫紫衣之后，便失了宠。青染虽名为小姐，却不如丫鬟，受尽了白眼和打骂。前些日子她被许配给了年已七旬的知府做妾，出阁前日，韩府大公子又动了色心，幸亏莫溪拼死相护，青染这才带着妹妹逃了出来。”以他的情报网，调查青染的来历，自是易如反掌。

顿了顿，洛尘接着说道：“当我在街上初遇她时，便知道她就是我这数年来寻找之人。她进京寻人未果，妹妹又染了伤寒，我便顺势提出帮助她。这女子却也是个极为倔强之人，不愿平白无故受我恩惠，最后便在这幽雅阁中卖艺为生。”

“那她可有习过武功？”想起青染方才的身手，燕邪微微皱起眉头。那身手招式，分明是有名师指点。可是按照洛尘所言，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她虽然身手不错，却无半点儿内力，诡异得很。

“没有。”毫不犹豫的答案，对这一点洛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若不是方才那番交手，他也没有想到青染会有武功在身。

“那么，她对你到底有何用处？”相比之前那个问题，燕邪更好奇这件事。

闻言，洛尘双眼微微眯起，眸中是窥破天机的洞悉目光。微微一笑，意味深长：“你应该问，她到底对你有何用处才是。”

.....

出了幽雅阁后门，不远处便是后院。空气间少了脂粉和人声的喧扰，唯有夏夜里独有的花草香气伴着虫鸣，清爽干净。

抬头看着天上明月，青染有些失神。这月色，竟是如此的熟悉。而那个如同月般皎洁的韩霁遥，此刻又在哪里？

和那些冰冷自私的韩府众人不同，在青染眼中，他就像是初春最纯净的朝阳，温暖了她午夜的梦境。

同是妾室所生，韩霁遥在韩府的生存也是极为艰难。三个哥哥，两个是正室所出。庸俗平凡的他们对精通诗词、聪明儒雅的韩霁遥视若眼中钉，处处排挤，时时刁难。

“青染，别哭，等着我。”韩霁遥离开家上京求取功名的前一夜，朗月无风，一树桃花开得轻烟薄雾。

十三年来第一次执起青染的手，韩霁遥的眸光比月色还要温柔：“等我考取了功名，立刻回来娶你。”



青染羞涩地垂下头，清丽的容颜令娇艳的桃花黯然失色。

“嗯。”

淡淡一语，许下终身。

额际，印下他轻柔的吻，红了脸，醉了心。

然而……

自他上京之后，起初每日还有书信传回，之后便改为了三五日，十余日，再到月余……直至最后音信全无。

不知他是否还好？发榜之日已过，以他的才学，应该可以高中吧？

可是为何迟迟没有消息？

夜风吹过，摇碎了池水涟漪，也惊醒了沉思中的青染。看着近在咫尺的院门，眉头微锁，却还是走了进去。

桂树下，两个人影相对而坐，一明一暗，同样超凡脱俗，却又截然不同。

这样的两个人，竟然早已相识？

“青染，他是燕邪。”洛尘见青染走来，笑着向她介绍道，然后拿起药箱递了过来，“麻烦你帮他包扎一下吧。”

稍稍迟疑，青染还是伸手接过药箱，蹲坐在燕邪身前，长睫垂下，冷冷道：“麻烦燕邪公子解开衣服。”

燕邪看着眼前强抑着怒火的人儿，戏谑笑着，放下手中酒杯，伸手拉开衣襟，脱去黑色劲装，露出结实俊美的上身。

一道狰狞的伤口，斜斜划过胸前，虽然很长，但是幸而不深，血液也已经凝固。

青染将毛巾浸入温水，拧干之后狠狠地擦拭着污血。

“我说你啊，好歹也温柔一点儿。”燕邪脸色不变，依旧笑得邪魅，“我不过是抱了你一下，不用这么报复我吧？”

“以你的身手，怎么会伤成这样？”洛尘看到这道伤口，有些吃惊。

“不示弱一点儿，怎么可以引得鱼儿上钩？”燕邪笑道，“玄雨，不必大惊小怪。”

洛尘无奈地叹了口气，放弃了继续纠正所谓的念头，素来淡然的面庞染上几许肃杀，沉声问：“是他干的？”

“应该是吧，不过没有证据，先不提了。”燕邪换了话题，斜眼瞄着洛尘，挑起眉毛道，“倒是你，为什么宁可守着这幽雅阁，也不肯回去助我一臂之力？”

“你的本事我再清楚不过，哪里还需要我去帮忙？”洛尘拿着酒杯浅酌，肃杀之气已经褪去，重新恢复了翩翩公子的模样，“更何况我留在这里，本也就是

为了可以助你得到最重要的东西。”

青染面无表情，手上动作不停，心中却越来越吃惊。早就猜想这二人均非等闲，今夜这一番对话果然印证了她的猜测。虽然不知这原名玄雨的洛尘公子身份为何，但是燕邪这个人却可以猜到几分。

燕，是国姓，是以骁勇善战而闻名的南燕国国姓。

那这个神秘的燕邪，极有可能是皇亲国戚。若是如此，那他又为何潜入魏国？夜深人静之时，如此装束又做了些什么？还有，如此机密之事，为何他二人对自己毫不避讳？

是笃定自己不会说出去，还是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现在已是死人？！

手上动作一滞，青染急忙掩饰地拿起金创药，细细洒在已经清理干净的伤口上。她害怕死，她很害怕。若是她死了，紫衣该怎么办？还有韩霁遥，她还没有找到他，若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让她如何瞑目？

指尖透着凉意，青染将绷带一圈圈缠上燕邪的胸膛，最后固定妥当。

“若没有什么事，我先回去了。”青染收拾好药箱，起身转向洛尘。

“嗯，麻烦你了。”洛尘没有多留她的意思，温润笑道。

青染心中稍安，急忙转身欲走。

“等等。”燕邪慵懒的声音忽然响起，使得青染刚刚安定的心再次缩成一团。是准备……动手了吗？

双拳悄然握起，青染眼中水润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满目决绝。

虽然不是他二人对手，但是坐以待毙也不是她的性格，总要放手一搏，才可甘心。

想到这里，青染猛然转身，谁知道燕邪不知何时竟然悄然起身站在了她的身后，二人之间相距不足一尺。

青染猝不及防，吓得一个踉跄，匆忙后退。谁知脑后突然绕过一只手臂，将她拉向前方。片刻之间，樱唇已经被人吻上。

“辛苦你了，这是谢礼。”浅尝辄止，燕邪放开青染，扬声笑着坐回原处，拿起酒杯向着洛尘笑道：“这佳酿果然名不虚传，醉人得很啊。”

听着燕邪一语双关的话，青染面色绯红，恨不得冲上去拼个你死我活。今夜她被这个男人占尽了便宜，若不报仇，怎能咽得下这口恶气？

可是，她却偏偏不能。为了紫衣，她只能忍，忍下所有屈辱。

一刻也不愿多留，青染转身离开。

“你说她对我有用处，莫非她不是你看上的女人？”燕邪随手抓起一旁备好的干净衣衫披在身上，继续方才被青染打断的话题。



“谁说她是我看上的女人？”洛尘依旧是一副淡然模样。

“不用隐瞒。”燕邪理所当然地说道，“她住进了自幽雅阁开张以来便一直空置着的清心阁，甚至今晚这般隐秘的谈话也让她陪在身旁，还不是因为你对她情有独钟？”

“邪，你向来思维敏捷，料事如神。可惜，这次你还真是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洛尘笑了，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问道：“你还记得当年我和你辞行时的情形吗？”

“当然记得。”燕邪冷哼一声，“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保住你们全族人的性命，而你对我的回报就是留下一纸书信，然后跑得不见踪影，让我好找。”

他与上官玄雨，自幼相识。他是南燕国九殿下，而上官玄雨则是尚书之子。整个南燕国皇宫，只有上官玄雨不计较他是不祥之人，自愿请命，做他的伴读。冷冰冰的南燕国皇宫，上官玄雨是他唯一的朋友。

所以当年，尚书因为被人陷害而面临满门抄斩的时候，对任何事都不在意的燕邪挺身而出，以苍狼为条件，交换尚书家人性命。

苍狼，南燕国神兽，体型硕大如牛，生性残忍嗜血，被奉为图腾。历代皇子的成人之礼便是孤身入山，不带任何兵刃猎捕苍狼。若是可以成功，便是南燕国勇者，可以封土为王，自守一方。

只是，这种事情过于危险，养尊处优的皇子们谁也不愿用命相搏，所以慢慢便演变成了一种形式。

当听说燕邪要进山猎捕苍狼的时候，整个南燕国王宫一片哗然。

七天以后，燕邪满身血痕，怀抱着一只苍狼幼崽踉跄着走出山林，惊呆了所有的人。

要知道，苍狼素来惜子，若非制服了母狼，断然无法带走小狼。这山林中的七日七夜，究竟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搏杀？

献上幼崽，拒绝了厚重的封赏，换得了尚书一家四十九口人命。

燕邪本以为上官玄雨定会感激相谢，哪曾想第二日交到他手中的，竟是一封托人带来的辞行信函。

“知恩图报这四个字，在你身上完全看不到。”燕邪拈起一片飘落下来的花瓣，淡淡道。虽是埋怨的口气，却又看不到半点儿不满的神色。

“我现在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知恩图报。”洛尘也拾起一朵落花，在指尖旋转，轻笑道，“信中不是说得很清楚了？”

“哼，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燕邪嗤笑道，“说什么要为我寻得最重要之物，还说什么会观测星象未卜先知。要是真有这本事，怎么会险些落得满门

抄斩？”

“万事冥冥自有定数，若我说当初接近你正是因为家父算出你是我族贵人，你是否……会对我失望？”洛尘面无表情地说道。只是那平淡语调中不自然的停顿泄露了他的紧张。

燕邪听了，抬眸望向洛尘的眼，良久，忽然笑了：“不会，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过去是，现在……亦然。”

洛尘怔住，转而侧过了脸，掩去眸中的动容，岔开了话题：“不管你是否相信，我都要告诉你，这么多年我守着这幽雅阁，就是要遵照星象的指示，等候你命中最重要的人。如何，你对她可有感觉？”

“什么？”燕邪一怔，随即不可抑止地狂笑了起来，“最重要的人？莫非就是刚才那个女人？玄雨，你觉得我像是那种贪图女色的人吗？”

“是或不是，现在说了不算。”洛尘笑得莫测高深，“我只问你，现在要不要把她带走？”

“不。”回答得斩钉截铁，燕邪觉得这真是天下最大的笑话。虽然那个女人清甜的味道和柔嫩的肌肤确实感觉不错，但是若说他因此便会沉迷，也未免太小看了他。

“果然啊，人意改不得天命。”洛尘摇头轻叹，“只不过你要想好了，今夜错失良机，他朝必将付出十倍努力才能挽回。”天意不可违，强求不得，看来一切必须按照命定的路去走了。

燕邪不语，抬头望向天上明月，那一瞬间，洛尘在他眼里看到了分明的嘲讽。对此，洛尘毫不介意。若不是自己窥破天机，亦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俊美绝伦、玩世不恭的燕邪，会与一个女子纠缠半生。

两人沉默无语，各怀心事，独酌自饮。

风动叶沙沙，寂静夜更深……

青染离开二人，快步走向自己的房间。怒火熊熊，烧炙着她的理智。这个男人，令她厌恶，愤怒，却又有着难以抑制的畏惧。说不清，道不明，从理智最深处衍生而来的畏惧。

这种畏惧，让她本能地想要逃离，远远离开那个妖邪轻佻，眸中却深沉得望不到底的神秘男子，不愿与他再有丝毫交集。

辗转间倦意涌上，青染沉沉睡去。可是，梦中的世界，同样紧紧纠缠，让她揪心不已。

洁白的婚纱，名贵的红酒，衣衫鬓影间，她是吸引了所有人视线的新娘。当酒席散去，她文雅温柔的丈夫林涯缓缓走近的时候，突然暴雨倾盆，一道闪



电划空而至，破窗而入在房中炸响。眼前白光闪过，她依稀感觉到林涯嘶吼着抓住她的手腕，随后，便失去了知觉。待到醒来的时候，她已经重新回到了那口井中，迎接她的，是韩霁冰那狞笑的嘴脸……

身子一颤，青染终于从梦境中挣扎了出来，身上却已是汗湿一片。

方才那番场景，并非是幻想出来的梦境，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那个雨夜，韩府大公子韩霁冰想要奸污她，母亲莫溪拼了性命挡住，她才从房中跑了出来。无奈被韩府家丁追赶，走投无路之下她只得投井自尽，以死保全清白。怎知造化弄人，她竟然穿越了千余年的时间，出现在林涯别墅外的湖边。只是，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林涯父亲是黑社会龙头，他本人却温和静雅。随着相处，一颗心便慢慢系在了青染身上。因为不知道名字，又见她洁净脱俗，便叫她琉璃。呵护备至，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她的身上。

六年时间，便这样过去。她被一种莫名的渴望驱使，拼命接受各种系统的训练，格斗、搏击、擒拿……

身手越来越好，而她的容颜六年间却从未改变。

至于对林涯的感觉，除了感激之外，便再无其他。可是最终，她还是答应嫁给了他，只因为林涯父亲，那个叱咤黑道的大亨红着眼眶挤出的一句话：“林涯天生异疾，医生说活不过三十岁……”

如此善良温柔的男人，生命却如此短暂，命运的安排，竟然如此不公平。

于是为了报恩，为了感谢林涯长久以来给予的温暖，青染带着幸福的面具，披着洁白的婚纱，成了他的妻。刻意忽视心中抗拒的呐喊和那个占据内心深处却又摸不到看不清的影子，在婚礼的酒席上笑靥如花。

可是最终，她还是伤了他。不知道她的突然失踪，会让林涯如何疯狂……

许久，青染终于收回思绪，见窗外已经微现曙光，便索性起身，准备出去走走。

此时的幽雅阁，是最清静的时候。

沿着木质台阶一步步走下，鞋底轻响在寂静中被放大了许多。待转过拐弯，青染忽然发现楼底站着一人。

是他，燕邪！

“脚步声轻巧却又沉稳，一听便知是你。”露出那邪魅的笑容，燕邪上前拉住想要转身回去的青染，手臂用力将她圈在怀里，头垂在她耳边，如情人低语般轻道：“你的武功，和谁学的？”

“即使我说了，你也不会信的。”被禁锢在他坚实的怀里，青染身子顿时僵

了。尤其是感觉到他锐利的视线，更是让她连说谎的勇气都没有。这个男人，像是一只狼，而她在他面前，便是那毫无还手之力的羔羊。

“你不说，怎知我不信？”燕邪轻笑一声，眼眸中却是一片清冷，“不过我也没兴趣听你胡说八道。无论你是谁来历，若是胆敢做出伤害玄雨的事情……”后面的话没继续说，也没有必要继续说下去。

“姐姐?!”对面一声惊呼响起，青染如遭雷击。循声望去，只见韩紫衣正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

看到有人打扰，燕邪也不再多言，放开青染便向外走去。

看清燕邪长相，紫衣顿时深吸口气，痴痴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竟是呆了。

“衣儿，你怎么来了？”顾不上其他，青染急忙拉着愣怔了的紫衣回房，掩好门之后讶异道，“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韩紫衣从来没有问过她在哪里谋生，她也不想刻意去说，免得这丫头知道了胡思乱想，再闹出什么事来。

“姐姐，那是谁？你认识他吗？”没有回答青染的问话，紫衣抓着她的袖口急急问道。

“我不认识他。”青染像是被针扎了般，急忙否认道。看着紫衣不相信的样子，又急忙补充道：“这个人很危险，你千万不要接近他。”

“是，衣儿知道了。”见青染不肯说，紫衣乖巧地应承道。只是眼中闪过几分怨恨，转瞬即逝。

“衣儿，你怎么会来这里？”青染继续之前的问题。

“我听她们说的，就来了啊。”紫衣笑道。青染立刻猜出是洛尘派去服侍紫衣的丫鬟说漏了嘴。当初求着洛尘派人过去，只是因为知根知底，不必担心紫衣的安全，谁知道竟会出这样的岔子。

“衣儿，你听姐姐解释。”青染小心斟酌，想要解释。

近几年紫衣不知为何，总是对她有些敌意，言谈之间常常指责于她，尤其是莫溪死后她们仓皇出逃，便较之前更甚。先前几次和洛尘请假回去探望，紫衣也是冷言冷语爱搭不理，说不到几句话便撵她出门。今日知道她竟然在这种地方谋生，恐怕更加生气。

“姐姐，”韩紫衣扁着嘴，可怜兮兮道，“衣儿原先不懂事，总是让姐姐操心。她们把姐姐的事都和衣儿说了。都是衣儿不好，要不是衣儿生了病，姐姐也不会落入青楼。”

“衣儿……你……”想不到紫衣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青染顿时愣住，眼眶不由得湿了，视线模糊中只见紫衣伸手从怀中掏出一个荷包，里面鼓鼓囊囊，不知装了何物。

